

# 论吉狄马加青海诗歌中的自然书写与生态意识

祁雯钰

西北民族大学 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2007年首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创办以来,这个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核心理念的文化平台,不仅成为连接全球诗人的精神纽带,更以诗为媒,让青海这片隐于雪域的净土走进大众视野。而这一文化平台的核心推动者,正是诗人吉狄马加。他是我国著名彝族诗人,也是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诗人。青海的自然环境促进了吉狄马加创作力的迸发。他不仅致力于将青海独特的精神风貌展示给世界,也借此深化了对生态多样性的关注。基于此,本文以吉狄马加的青海诗歌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其作品中自然书写的审美特质与生态意识的表达路径。

**关键词:**吉狄马加;青海诗歌;自然书写;生态意识

On the Natural Writing and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in Jidi Majia's Qinghai Poetry

Wenyu Qi

Northwest Minz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00

**Abstract:**Since the inaugural Qinghai Lake International Poetry Festival in 2007, this cultural platform, centered on the concept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has not only become a spiritual link connecting poets around the world, but also uses poetry as a medium to bring Qinghai, this pure land hidden in the snowy plateau, into the public eye. The core promoter of this cultural platform is poet Jidi maJia. He is a well-known Yi poet in China, as well as a poet with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of Qinghai has stimulated Jidi maJia's creative output. He is not only dedicated to showcasing Qinghai's unique spiritual landscape to the world but also uses it to deepen attention to ecological diversity.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takes Jidima Jia's poetry about Qinghai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aiming to explore 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nature writing and the expression of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in his works.

**Keywords:** JiDi Majia; Qinghai poetry; Writing about nature; Ecological awareness

## 引言

热爱游历四方的彝族诗人吉狄马加,以其敏锐且灵动的笔触,精心创作了一首又一首书写青海的诗篇。吉狄马加曾说:“到青海工作9年,对我后来的创作,包括我对生命的理解,都有很大影响,青海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精神故乡”<sup>[1]</sup>。吉狄马加将其在青海的生活经历、见闻、感受以细腻的文字书写下来,抒发个人情感的同时也将青海地区的自然之美呈现在人们眼前,同时传递出深刻的生态意识。

### 1 神奇圣洁的自然景观

青海位于我国青藏高原东北部,是高原特有地貌集中分布区。巴颜喀拉山、祁连山等山脉与可可西里无人区共同造就了青海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自然景观。庄子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sup>[1]</sup>,这在青藏高原得到完美印证。

在青海可可西里的旷野之上,孕育着高原具有震撼力的自然奇观——日照金山。这一奇观的形成依托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吉狄马加在献给昆仑山的诗歌《一首诗的两种形式》中分别以《雪

山金黄色的火焰》和《圣殿般的雪山》为题,精准描绘了这一奇观。

“圣殿般的雪山……燃烧着金色的火焰”<sup>[2]</sup>,吉狄马加将日照雪山时白与金的色彩碰撞、静与动的视觉张力具象化呈现。其中“燃烧”一词赋予静态景观强烈的动感,强化了景观的壮丽与感染力,将“日照金山”这一短暂的自然景象,凝固成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诗意画卷。历史上青海地区有五座大山被官方及学者认作为昆仑山,包括巴颜喀拉山、青海南山、东昆仑山、祁连山、阿尼玛卿山,可以说青海是昆仑文化的大本营。吉狄马加认为:在人类最为光辉的造神运动中,诞生了昆仑诸神,他们引领东方世界走出混沌,走向文明<sup>[3]</sup>。这一宏大的神话背景,为诗歌中的雪山意象赋予了神圣性。两首诗歌共享“神鹰”、“神灵的赞辞”等核心意象群,构建出超越世俗的神圣空间。这片远离尘嚣的自然净土,成为净化心灵的精神载体。“当我把它遥望……而我的思想和欲望,正在变轻”<sup>[3]</sup>。当诗人置身旷野遥望雪山时,尘世的杂念与欲望被净土的澄澈消解,灵魂仿佛被洗练得轻盈通透。此时的昆仑山,既是地理意义上的净土,更是治愈灵魂的精神净化场。

从地理本源来看，黄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的卡日曲河谷和约古宗无盆地，接纳了大小众多支流，形成了黄河源头最初的河道玛曲<sup>[4]</sup>。吉狄马加在《大河》中致敬黄河源头，并未执着于地理景观的描摹，反而循着“混沌—光照—河生”的脉络，用诗性笔触挖掘其神奇本源核心。“在更高的地方，雪的反光/沉落于时间的深处，那是诸神的圣殿/肃穆而整齐的合唱/回响在黄金一般隐匿的额骨”<sup>[5]</sup>。吉狄马加用“诸神的圣殿”等意象，将黄河赋予神圣庄严的气质，奠定了黄河源头的神性基调。之后，吉狄马加将目光聚焦于青海黄河源头，捕捉到了黄河母亲最纯粹动人的时候——蓝色少女时代。“从这里出发。巴颜喀拉创造了你”<sup>[6]</sup>，“巴颜喀拉”是蒙古语，中国古代的汉语典籍里称此山为昆仑山<sup>[6]</sup>。关于昆仑山与黄河源的关系，在《山海经》和《淮南子》中都有呈现。如“昆仑之丘……河水出焉，而南流东注于无达”<sup>[7]</sup>。“河出昆仑”的记载印证了昆仑山与黄河源的深厚渊源，而该地纯净的自然环境最终成为黄河孕育生长的母体。“大地的胎盘，在吮吸，在颤栗，在聚拢”<sup>[6]</sup>。把母体的生育过程投射到大地与河流上，正是这片大地保持着原始、纯粹的孕育本能，以最本真的生命律动催生了黄河的源流，而这种孕育生命的纯粹性凸显黄河作为生命哺育之地的净土特质。在黄河成长过程中，他从青藏巴颜喀拉山的冰川源头开始追踪黄河，“白色的河床”、“白色的领地”指向源头高原冰川与积雪的地理特征。这种“白”不仅是地理景观的直观呈现，更象征了黄河源头未被世俗侵染的纯洁之美。与此同时，“蓝色”作为黄河源头的另一核心色彩意象，进一步强化了纯粹性特质。“想象吧，是那一滴水最先预言了结局？/并且最早敲响了那蓝色国度的门”<sup>[6]</sup>。蓝色始终作为黄河的自然本色出现。诗人写道：“那是你的蓝色时代，无与伦比的美”<sup>[6]</sup>，这种“蓝色”并非文学虚构，而是黄河源头在青海特殊自然环境中呈现的自然本色，象征着黄河源流未被黄土浸染、未被历史规训的原始纯粹性。正是这种纯粹性，使青海黄河源头成为“净土”。其原始的孕育本能与未受干扰的自然状态，构成了“净土”的核心内涵。诗人对青海的大山、大河的神奇加以了发自内心的赞颂，在诗中为大美青海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 2 具有神性的美丽神灵

青海是高原野生动物的天堂，在这里有高原独有的动物——藏羚羊、雪豹等，这些生灵是青海自然生态中重要的组成。吉狄马加创作《雪豹》《我，雪豹》《敬畏生命—献给藏羚羊》等诗歌深情地歌颂了青海这片土地上的生灵，赞美它们的神性和美丽。对于什么是神性，荷尔德林认为：“人性和自然将统一于惟一的包容万有的神性”<sup>[8]</sup>。吉狄马加作为彝族后代，秉持着万物有灵的传统认知。他曾说：我写诗是因为我相信万物有灵<sup>[9]</sup>。

雪豹被誉为“雪山之王”，昼伏夜出，性情机敏，远离人迹。这使人类对雪豹所知甚少，也使雪豹在人们的印象里具有神秘意

味。在吉狄马加笔下，雪豹是雪域中机敏且神秘的英雄、肩负使命的高贵王者、不朽的独行者。吉狄马加对雪豹外形的刻画聚焦于力量与优雅的双重特质。“弧线”是吉狄马加刻画雪豹外形的核心视觉符号。“没有声音的跨度，那力量的身姿/如同白天的光，永恒的弧形”<sup>[6]</sup>，展现出雪豹奔跑时的曲线。这是雪豹最具辨识度的体态意象：机警、矫健、柔韧而富有爆发力。在《我雪豹》中，雪豹宣告：“我和我的兄弟们/是一座座雪山的保护神”<sup>[6]</sup>，吉狄马加显然将“雪豹”的诞生视为“神”的诞生。这个神奇高贵的雪山精灵是守卫雪山的使者，它的身体在雪山与岩石间穿梭，无形中成为高原精神、原始生命力的化身。“羊”也是吉狄马加笔下着力的另一个具有神性的意象。在青海，吉狄马加见到了藏羚羊——青藏高原珍贵的生灵。在诗歌《敬畏生命—献给藏羚羊》中，吉狄马加对藏羚羊的刻画通过凝练的意象，勾勒出其美丽特质。其一，藏羚羊毛色的纯净，“是原野上/黑夜中闪光的白银”<sup>[6]</sup>以“白银”作比喻，凸显毛发的纯净光泽。其二，突出藏羚羊动作的矫健，“把一种速度/变成了奇迹”<sup>[6]</sup>，通过“奇迹”一词，凸显其动作的迅捷、轻盈。其三，藏羚羊被视为高原的灵魂，有坚韧的生命力量，被赋予神圣地位。吉狄马加称藏羚羊“这片疆域至高无上的灵魂”<sup>[6]</sup>，诗中将其称为“灵魂”，暗示藏羚羊的生命轨迹与高原的兴衰存亡紧密相连，其存在本身就是高原精神的具象化体现，具备了超越凡俗的神圣性。吉狄马加通过诗歌赋予了藏羚羊神圣、超凡的品质，将其视为土地的灵魂和力量的象征

吉狄马加笔下的青海生灵表现出优雅、灵动、神圣的特点。从外形特质、使命坚守、精神内核等维度呈现生命的崇高价值与自然伟力，而他对生灵深度的精神观照与诗性升华，更传递了对这片诗意净土的深情礼赞与对生命本真的执着追寻。

## 3 对青海自然生态的观照

青海是生态大省，“作为当前公认的世界四大超洁净地区之一，它的物种的原生态价值可想而知……它对亿万人生存环境和对东方文明诞生与发展的影响可想而知”<sup>[4]</sup>。至今，吉狄马加写出了《回望二十世纪》《雪豹》《裂开的星球》等诗歌，关注和回应了这个地球上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以及不同生命的遭遇和存在境况。在吉狄马加的青海诗歌中，其生态意识集中聚焦对动物生命的尊重，水的保护，生态多样性书写三个方面。

“生命意识也是一种生态意识。真正的生命意识，不仅仅是指向自我生命的意识，还包括对地球生态系统中其他生命尊重和爱护的意识”<sup>[10]</sup>。这一观点在吉狄马加的诗歌中得到了深刻呼应。尤其在长诗《我，雪豹》中，他用“雪豹”心灵独白的独特视角，将其对生命的尊重与生态关怀具象化，诗歌对人类猎杀雪豹的恶劣行径提出严厉控诉：“一颗子弹击中了，我的兄弟”<sup>[6]</sup>，诗人尖锐指出，真正终结这些可贵生灵的并非子弹本身，而是滥用子

弹、漠视生命的人类。除了对猎杀行为的批判，诗歌还对现代技术与人类扩张的生态破坏力展开深刻反思：“钢铁的声音，以及摩天大楼的倒在这个地球绿色的肺叶上/留下了血淋淋的伤口”<sup>[6]</sup>，这里诗人质疑现代技术、利益账本、工业文明对原生态的侵害。这种对生命的敬畏与反思，在《敬畏生命——献给藏羚羊》中进一步延伸。吉狄马加以人类的名义对藏羚羊道歉：“原谅我们吧/今天向你们道歉”<sup>[6]</sup>。吉狄马加对藏羚羊的悲惨遭遇深感痛心和怜悯。更直言：“这一场大屠杀的/制造者/并不是别的动物/而是万物之首的一人！”<sup>[6]</sup>。这种自我反思与主动忏悔，正是生态伦理中从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中心主义转变的鲜明体现。对自然的敬畏与尊重，是吉狄马加坚定的立场，他不仅仅是在为高原上的雪豹和藏羚羊等珍稀动物仗义执言，更是为世界上所有的生灵代言。

《水和生命的发现》是青海国际“水与生命”音乐之旅中，吉狄马加所写的诗作。诗人旨在唤起人们对水资源危机的关注，将自身对水与生命的哲学思考融入艺术表达。吉狄马加在《水和生命的发现》中写道：“我要感谢你，在此时此刻/我的生命又在你的召唤下奇迹般地惊醒”<sup>[11]</sup>，这里的“召唤”与“惊醒”，体现了水对人的生命的基础意义以及对人类生态意识的唤起。吉狄马加发出“让我们就像敬畏生命一样敬畏一滴水吧”<sup>[12]</sup>的呼吁，希望人们对水资源保持敬畏与珍惜，将水与生命等同重要上升到了道德层面，强化了生态保护的紧迫性。

吉狄马加诗歌中对自然生命的观照，不仅表现于生物多样性丰富性的诗意描绘，也表达对世间万物相互依存的深刻认知。诗人将雪豹、雪豹家族、羚羊等荒野生命与人类置于平等的生命共同体，如《我，雪豹》第十七节：“我也是这个星球世界，与你们的骨肉连在一起的同胞兄弟”<sup>[6]</sup>。这句话直接体现了人与其它物种平等、同为地球社会“同胞”的生态中心主义立场，拒绝把动物降格为工具。在《致他们》一诗中，他写道：我们热爱地球上的每一个生命/就如同我们尊重/这个世界万物的差异/因为我始终相信/异地晨露的晶莹和光辉/并不比一条大河逊色！”<sup>[12]</sup>吉狄马加对世界万物差异的尊重，直观表明他鲜明的生态意识。

吉狄马加担任青海省副省长期间，他充分意识到生态保护对于青海省发展的重大意义。在《青海湖诗歌宣言》中，吉狄马加曾说：“我们将以诗的名义反对暴力和战争，遏制灾难和死亡，缔造人类多样化的和谐共存，从而维护人的尊严。”<sup>[14]</sup>这一宣言

既是对这些生态相关活动宗旨的精准概括，也彰显出他试图以文化力量推动生态保护、促进多元和谐的深层追求。

#### 4 结语

青海被誉为“山宗水源”之地，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不仅为人类文明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更成为孕育诗意的精神沃土。自然书写是吉狄马加青海书写极具魅力与感染力的核心所在，既展现了青海的自然大美，更传递出对这片土地的敬畏与珍视。吉狄马加的生态意识正是通过这样的自然书写，从多个层面清晰呈现。他跳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以谦卑的姿态凝视雪山的坚守、黄河的孕育、生灵的迁徙。吉狄马加通过这样的青海书写，更借由青海湖国际诗歌节等生态文化实践，试图唤起人们对高原生态的关注与保护意识，引导着人们重新审视人类工业化进程中对自然的侵占与破坏，思考人与自然的本质关系，这正是吉狄马加青海自然书写的关键价值与意义所在。

#### 参考文献：

- [1] 吉狄马加. 青海永远是我的精神故乡 [J]. 中国青年报, 2016:6.
- [2] 陈鼓应. 庄子今注今译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0:617.
- [3] 吉狄马加. 吉狄马加文集: 我, 雪豹 [M]. 安徽: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21:18.
- [4] 吉狄马加著, 黄少政译. 为土地和生命而写作: 吉狄马加演讲集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3:302.
- [5] 常崇信. 走进黄河源 [J]. 陕西水利, 2007,(05):46-47.
- [6] 吉狄马加. 吉狄马加诗选 [M]. 哈尔滨: 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 2018:306.
- [7] 阿来. 大河源 [M]. 青海: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25:71.
- [8] 袁珂. 山海经校注 [M].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42.
- [9] 荷尔德林, 戴晖译. 荷尔德林文集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86.
- [10] 吉狄马加. 吉狄马加的诗与文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407.
- [11] 胡牧. 为生命歌唱和忧伤——从诗集《身份》看吉狄马加诗歌的生命意识 [J]. 社会科学动态, 2020,(06):29-33
- [12] 吉狄马加. 最后净土的入口: 中外著名诗人眼中的青海 [M].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8:103